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續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周　鈖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續集卷一　　　宋 朱子 撰

書

答黃直卿

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他不數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聞之痛悼不可為懷聞其臨終猶手書遺劉數千言不數刻而終劉中大槩說親君子遠小人甚切當世之弊此尤可

傷痛也此若得脫即便道住哭之而後歸耳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此中文字彦忠皆寫得已屬令一一呈似矣鄭台州相見否更勸其子細講學爲佳書來所説殊未端的可惜只如此便更不求進步也
昨收書報及鄭台州之訃執書驚愕失聲何天無意於斯世而偏禍吾黨如此之酷痛哉痛哉自此每一念未嘗不酸鼻也此間令年枯旱可畏有彌望十數里而無

一穗之可收者政惡所招無可言者然不敢不究心措置但勢亦有不得行者未知終能不得罪於斯人否耳力請丐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罪戾罷逐耳世態不佳老病益厭俛仰但思歸卧林間與如直御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終素業耳

諸經舊說皆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處自憮却須用舊說方見得自家有力緊要是從本原上說來比前日尤親切所論蓋惡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僞學二字朋友中只

此一番拍拭揀汰偽冐大段得力但此道之傳不絶如綫深使人憂懼也來歲聚徒勢所不免但此間屋宇空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白閙時都如此說及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

禮書想已有次第吳伯豐已寄得祭禮来渠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實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其甚者如祭法祭義等篇已送還令其重修特牲等篇亦有未入例處旦夕更取家鄉禮參校令歸一却附去

煩看過王朝禮已送與子約令附音疏但恐渠亦難得人寫不能得耳

近報誤舉僞學人許令首正觀此頭勢恐子合受得王漕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聊爾隨緣亦何必須改官而包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乎

伯豐書云其所厚者以其無所私禱寄聲欲繩治之子約亦甚稱其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可憂者不但道學而已任尉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俊累渠入

僞黨也李通家爲鄉人陵擾百端幾不可存立因書屬其陰護之爲佳

時事大槩此亦聞之但諸人狼狽殊非所望耳子約終是好不知已行遣未此事未開口斷置已定多少快活可爲致意未及奉慶也

黄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闗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駭機飛語殊可憂畏跡遠遁藏然猶不敢不跼蹐也

揆路曾相見否其説果何如邸報中見外間事賴諸賢
維持且爾無大跡失但定省一節都不見人説著此甚
可懼非小故也彼中親所見聞有何節目因便煩子細
報來
彼中且如來諭亦善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
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
亦須有補於後也常教整頓學校亦甚不易可與晦伯
説渠家有兩世奏議煩晦伯為借録得一本見寄為幸

辛卿鬻鹽得便且罷却為佳

中庸不暇看但所改物之終始處殊未安可更思之近却改得論語中兩三段如葉公子路曾晳之志如知我其天之類頗勝舊本旦夕録去予約除官可喜今固未有大段擔負且看歲寒如何耳

此間數日来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繁只是局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趙帥所云前

官事不須理會亦是一說未可便以為非然只此便見合得顯榮通達處如今世路未論邪正只剛强底便是八九分不得便宜了也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絜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来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此番出来更歷鍛鍊儘覺有長進處向来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中庸三紙已細看但原本不在此記得不子細然大槩

看得恐是或問簡徑而章句反成繁冗如鳶魚下添又解說之類

集解逐段下駁諸先生說亦恐太迫不穩便試更思之

或只如舊而添集解或問以載注中之說如何

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寛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来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盖未晚也此是向来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為言其學之非又生一恭矣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著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困涸轍無力相賙深負愧歎也然於此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即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辯免文字至今未得遣去蓋封事字數頗多昨日方寫得了更須裝三兩日方得發也所欲言者不論大小淺

深皆已說盡明主可為忠言想不至有行遣但能寢罷召命即為幸耳萬一不遂不免一行更不能做得文字只是面奏乞歸也

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處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為悵耳今年早晚禾皆損州縣官員不足恃賴未知明年復如何此外可深慮者不止一端亦非獨為一身一家慮也時論未平不謂閒廢無能之人每煩君大夫旰食之憂如此

比讀邸報不勝恐懼今章中所及如泉相者已行遣湖守疏中亦及彭子壽田子真以蠱毒事又下漕司究治其勢駸駸恐未容飽食而安坐也

禮書緣遷徙擾擾又城中人事終日汩没不得工夫點對所編甚詳想多費心力但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不相干涉此為大病又所分篇目頗多亦是一病今已拆去大夫以上別為喪大記一篇其間有未及塡寫處可一面令人補足更照別紙條目整頓諸篇務令簡

潔而無漏落乃為佳耳修定之後可旋寄来看過仍一
面附入音疏速於歲前了却亦是一事蓋衰老疾病旦
暮不可保而罪戾之蹤又未知所稅駕兼亦弄了多時
人人知有此書若被此曹切害胡寫兩句取去燒了則
前功俱廢終為千載之恨矣明州書来亦說前數卷已
一面附疏王朝禮初欲自整頓令無心力看得已送子
約託其校定仍令一面附疏彼中更有祭禮工夫想亦
不多若伯豐寶之能便下手亦只須數月可也但儀禮

只有士大夫祭法不可更以王侯之禮雜於其中須如前来所定門目別作廟制九獻及郊社諸篇乃為盡善已再條具寄之矣幸亦時為促之并得歲前了當為佳榮審之說別紙奉報可更詳考便中報及也近日眼病全看文字不得但因講論見得此理愈見分明門路愈見徑直前日答吉州王峴書中有數句頗甚簡當今漫録去可以示甘吉父也峴乃鄉来子約所館之家因子約来通問也子約又入王南强章疏只此數人東湧西沒到處

出見甚可笑也周樸甚可念一書并信煩因便寄與勿令浮沉為佳趙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為回申而恭父不顧也已發去矣此却差強人意也孫之李和卿甚不易因書或相見煩各為致區區當暑目昏不及拜書也楊子直甚入時但不知亦只避得可避底枉了做許模樣也

偽學之章首辯張非偽學盖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而韓以受知張門為疑故此章着意如此分别非

獨欺天亦欺韓也故其後復申奕所陳薦舉之說乃是首尾專為王地冷眼旁觀手足俱露甚可笑也且看此人終必得志葢此事中間已似稍緩却緣近日一繳其徒得以藉口復肆沸騰已行遣人勢必從頭再有行遣張乃孟逺之弟本依韓劉今此以官滿欲差遣之故上書外為直言而中實刪去又以未刪之本示劉而劉以示沈故及於禍此乃以邪攻邪自貽伊戚然遂死於道路亦可傷也又可懼也今冬上饒括蒼與國學者近十

餘人到此新書院已可居矣逐日幸有講論足以自警其間亦頗有可說話者所恨直卿不在此不得與之琢磨也

初七日方遣得辭免近四十紙奏劄所欲言者略已盡之但猶有記不起者無奈何耳今必已到彼多日不知聖意如何若得遂退歲千萬之幸如其不然到彼亦别無話可說只是乞歸耳直卿来歲之計果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若在後山此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老拙亦時

可一到也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王子耕吴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静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儀禮義疏已附得冠義一篇今附去看家鄉邦國四類已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其喪祭禮可便依此抄節寫入只覲禮一篇在此須自理會祭禮亦草編得數紙不知所編如何今并附去可更斟酌如已别有規模則亦

不須用此也可早為之趂今年秋冬前了却從頭點對并寫得十數本分朋友藏在名山即此身便是無事人不妨閉門靜坐作粥飯僧過此殘年也

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着緊處若打不過即上蔡所謂能言空如鸚鵡者為不虛矣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文字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疑耳目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難言者因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救得此人

亦非細事若此處打不過了更說甚操存涵養耶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諸人皆為外間浮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去其實欲見害者亦何必實有事迹與之相違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使過嶺矣此亦何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来學者亦未見卓然可恃以屬此道之傳者令更有此間隔益難收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豊之不能自立曷嘗見有

顏子而為桓司馬家臣即子約却是着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鰣魚多骨金橘太酸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禮書如何此已了得王朝禮通前幾三十卷矣但欲將冠禮一篇附疏以為諸篇之式分與四明永嘉并子約與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幾易了適已報與子約或就令編此一篇或直卿自為編定此一篇并以見寄當擇其精者用之此本已定即伯豐寶之輩皆可分委也病軀脚氣未動但目益昏恐更數月遂不復

見物以此急欲了此書及未盲間讀得一過粗償平生心願也得曾致虛書云江東漕司行下南康毀語孟板劉四哥却云被學官回申不可遂已此其勢决難久存只此禮書傳者未廣若被索去燒了便成枉費許多工夫亦不可多向人前說着也謝表漫錄去看勿以示人初時更有數語後為元善所刪然亦無甚緊要若謂取禍則只此亦足以發其機也

子約頗受恭兒亦已屬令隨諸生程課督察之矣但婺

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
潘家所招館客往往皆此類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
啓之令人不無可恨耳近日郡事浸簡歲事亦可望但
經界指揮不下恐復為浮議所揺前此留葛報書皆謂可行獨王不報書
䟽此間受漳浦之屢者或與當路厚善必實為此謀耳
若果如此乃漳人之不幸而老守之幸歲東即可丐歸
矣寄来算法已收只此一事其說數端信知義理之難
窮也

知與劉潘諸人相聚甚樂恨不在近資講論之益但春秋難看尤非病後所宜且讀他經論孟之屬如不食馬肝亦未為不知味也所以答子約者甚佳但恐亦不必如此令所慮者獨恐物不格知不至耳知至則自見得義利公私之下毫髮不放過也

伯豐絕交之事渠必不能辦只韜藏避謗逡巡引却似亦不為甚難如游誠之但以誤受舉削之故至今不為改秩計已近十年彼其人固多可議而為學又非伯豐比且其

親年已高而身亦五十餘歲矣乃能斷置如此則其長處亦不可誣也若與之交淺言深但㣲與說及此意勸之以晦迹避謗當無不可也好朋友難得近日數為人所誤令人意緒不佳深恐又失此人故不能不關念耳大學或問齊家治國章令善好惡改作令反其好中庸章句索隱下添隱謂卑陋也在本來本無可稱改作本也之下來卑陋得江西書吳伯豐果以去冬得疾不起見其思索通𮭿氣象開潤朋友中少能及之又子約元德書來

皆言其有樹立之意尤不可及法門衰敗之秋又適丧
如此等人尤可痛悼也子約累書來辨中庸首章戒謹
恐懼與謹其獨不是兩事又須說心有指未發而言者
方說得心字未說得性字又須說是耳無聞目無見心
無知覺時方是未發之中其說愈多愈見紛拏又爭配
義與道是將道義來配此氣如何有人讀許多書冒中
乃如此黑暗彭子壽初亦疑中庸首章近得書却云已
釋然矣方知章句之說為有功也張元德說得頗勝子

約而其兄元瞻看得尤好若得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令既不如所望而子約輩沈滯膠固不可救拔每得其書輒為之數日作惡也

病中看得孟子要畧章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異日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成書此為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季通比已得其到道州書地主頗寛假之

計渠亦能自處不知赦後還可得量移否周純夫甚可
念欲寄一書問勞之亦復不暇亦恐彼中難得便耳謝
表爲衆人改壞了彼猶有語是直令人不得出氣也此
輩略不自思自家是何等物類乃敢如此殊可憫笑也
書院中只古田林子武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讀書頗有
緒傅尤刻苦前此亦多讀書但未有端的用心處近方
令其專一漸次讀書覺得却有立作將來或可望也孫
丈書已收書中甚稱仁卿政事之美恨不得聞其詳也

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即無可絕之理姑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户所能避也

晦伯人来得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深以為疑可更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為害也疾狀已向安否亦不可不早治也牒試中間辛憲湯倅過此皆欲為問既而皆自有客不復可開口其僞冒

者固不容復動念知却劉倅之請甚善宗官衡陽之嫌固亦所當避也吾人所處着個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此是不可易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

前書所論鬼神之說後來看得如何程書中說此話處數條東見錄中尤多可類聚看須自見諦當處也還居擾擾中亦有一二學者在此雖不得子細討論然大抵未有擔荷得者此甚可慮陳正已來自建昌實亦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所謂伯恭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

近有臨江軍張洽秀才来資質甚好可喜可喜書院方葢屋未得成就度須更兩月方可居耳

此女得歸德門事賢者固為甚幸但早年失母闕於禮教而貧家資遣不能豐備深用愧恨想太夫人慈念必能濶略然婦禮不可缺者亦更賴直卿早晚詳細與説使不至曠敗乃善輅孫骨相精神長當有立輔亦漸覺長進可好看之

所喻先天之説後来看得如何若如所論即天人各是

一般義理不相統攝矣恐更當子細玩索也近見朋友
殊少長進深可憂慮任伯起到此昨夕方與痛説覺得
上面更無去處了未知渠能領畧否耳廣西寄得語孟
説來細看亦多合改以壂欒之擾未得專心方畧改得
數段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子細商量也
伯起説去年見陸子靜説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
能盡棄其説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晳牧皮乃是
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恠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

討是處也可歎可歎浙中旱甚當宁憂勞聞之令人恐懼奈何奈何江西除命縁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只欲與郡上命與此更有少商折甚可疑怪大抵此番盡出聖命或者以為不當力辭其說亦是但衰悴如此孤危如此勢豈可出初欲且受而臨期請祠又思不可不先做張本已申省辭免矣得請甚幸不然却用前說以必得為期耳

子澄得書問直卿動靜南紀在長沙與同官不協求去

未知如何愛直堂記一本謾往子澄此文勝它篇也近

看外書有一段伊川答王信伯之問曰勿信其言但信

取理不知曾見此話否前書所論伊川先生語甚善聖

賢之教固不一端然專執僻見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

謂乎此處似更有商量要非面見不能盡也

子澄乃令副端章疏言其以道學自負不曉民事與監

司不和而不言所爭之曲直又言其修造勞民而已聞

之趙倉已嘗按之而復中輟必是畏此惡名而陰往臺

諫處納之耳鞱仲事甚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直是使人煩惱也彼中新守已交印否觀其舉措又似了不得然今日若無變通便是管葛之才亦了不得况於常人近嘗因書說與兩漕而林漕才到延平便以威勢迫脅小官使之為縣是全然不曉會人說話矣可怪可怪楊元禮亦為漕司不取願狀迫換長汀渠乞來禀議又不許却欲以倉檄來辦其事不知又如何今時做官不論大小直是全然睹是不得子澄冬至

書云已遣家歸廬陵只與一姪子在彼俟命則是此消息來得已多時矣若道一例如是他人又却無是只是吾黨便有許多齟齬亦可笑豈亦大家行着一個不好底運氣耶抑亦老子命薄帶累諸朋友也

被旨一行不免一出但上恩如此不得不竭其愚聖德寬洪必不深罪言者然亦不能不以為慮若便得罷遂還家乃為厚幸

所喻學業大槩甚善此間之約諸人不見說着次第不成頭緒但

季通韜仲說欲相約來後山若得在彼亦易相見衰老之幸也
輅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今畫一本與之
可禆起興看勿令揉壞却也此是陸探微畫東坡集中
有贊顧他似此獅子奮迅哮吼令百獸腦裂也
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後生乃
能如此前此常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廷如
此開大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混殽夾雜之流不須大段
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

日暮途遠心力疲耗不復更堪討論矣曰者多言今年運氣不好不知得見此書之成否萬一不遂千萬與諸同志更相勉勵究此大業也

此間朋友間有一個半個然不甚濟事但不意其敢來亦可憐耳彼中朋友真肯用力者名姓謂何因書報及仍畧品目之慰此窮寂之望也學古魯叔相繼逝者可傷吳伯豐尤可惜朋友間似渠曉得人說話者極少始者猶疑其守之未固後來得子約張元德劉季章書又

知其所立如此不幸蚤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嘗不慘然也季章書語錄去切勿示人足令同時輩流負愧入地也吳元士曾相識否昨看王伯照雜說中間有一段理會不得或云渠嘗學於王公恐能知其說試為究轉託人扣之却見報也

齋中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為世排斥其勢愈甚而後生鄉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此老拙以此衰病之極而不敢少懈但精力

不逮日月無多無以副其遠来之意深愧懼耳前日鄭齊卿去彼如此聞後来亦有一二如此者初甚慮之近亦漸漸開明甚悔當昨不且留之也

所說論致仕文字其大槩止為一二人如減年乃指沈正卿而言初亦疑此語迂回無下落以宗師之語推之意其為沈而近得元善書乃云果爾則此自無可疑而城中諸人苦相沮抑不令剳奏為可罪也然此文字三月半間已得之後来節次有便而游宰以為渠有專人

又便有回信不若令帶去為便遂以付之渠乃遷延至此不知令文字在何處留滯若令尚未到則便遭論列亦是本分恠他不得矣然此如破甑若不打破做兩片亦須打做兩截不復能顧慮也詔旨正為戒敕偽黨不得自比元祐想已見之器數命題却已寢罷然此等事亦有士人合理會者前日之獘乃為汎濫細碎徒擾擾而無益令遽罷之又不究其獘之所自來大抵此輩用心豈復更有是處自不須論也林正卿歸自湖外少留

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來流成釋老耳其弟學履安卿中間到此近寄得𦂳問來亦看得好甚不易一書報之可分付入試朋友俟其到城日付之也題壁揭榜者正不足恠但不意諸生能自安於是賢於子合矣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大夫之簀以為不欲咈季孫之意便𦂳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磨尚庶幾其有改不謂止是舊來見識也

想聞子約之亡重為吾道傷歎也近事似稍寧息而求

進者納忠不已復有藴轍任伯雨之奏想已見之大率是徐葉耳然似此紛紛何時是了兩日無事閑讀長編崇觀以來率是如此甚可懼也

子約之亡傷痛未定而李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間豈復有此人尤足為痛哭也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魏才仲自桂林寫來前日李彦中歸道長沙見子蒙及趙漕説得分明矣今年不知是何厄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覺衰憊非昔時比臓府不秘即滑脚弱殊甚

杖而後能行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對面一寺中蓋先買得一小地在其前只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向留丞相來討詩傳今年卯得寄之近得書來云日讀數板秋來方畢甚稱其間好處枚舉甚詳不意渠信得及肯如此子細讀如趙子直却未必肯如此渠前此見中庸說極稱序中危微精一之論以為至到亦是曾入

思量以此見其資質之美惜乎前此無以此理磬欬於其側者而今日聞之之晚也所論曾晳事甚佳但云道體虛靜而無累恐鈍滯了道體耳吳元士說六十律為京房之謬亦是但前此所知乃是只以十二律旋相為宮而生六十調非為六十律也

二孫隨衆讀書供課早晚教誨之為幸鄭齊卿亦要去相從渠此幾日卻稍得然以病倦不能聽其講解念其志趣堅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資而善道之度卻不枉費

人心力也致仕文字為衆楚所咻費了無限口頰今方
得州府判押但求保官更無人肯作只有伯崇一員或
者以為俞山甫必肯近以書扣之乃漠然不應令不免
專人去問田子真想不至有他詞也
禮書便可下手抄寫此中却得用之相助亦頗有萬南
康李敬子與一胡君同来見在書院敬子甚卓立然未
細密胡君堅苦讀喪禮甚子細亦不易得永嘉林補字
退思者亦暫来其人甚敏然都不曾讀聖賢書只一味

胡走作甚可惜也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工夫勤於棲引為佳
洨近問知齋館既開慕從者衆尤以為喜規繩既定更且耐煩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修己為務少變前日淺陋儇浮之習非細事也
益公每得一書必問昆仲動静且云嘗附書不知已達否此便回能以數字報之亦佳仁卿不殊此也
致仕文字州府只為中省不肯保奏此亦但得粗伸已

志不暇求十全矣旦夕當附人去成敗得失一切任之
不能以為念也通老來未志仁能與俱否病倦不暇作
書煩為致意春暖一過此為幸公度必已至亦未及書
謙之數字可付之此間朋友不多亦未見大有進者然
早晚略得舉揚一番亦不為無補也試後江浙間必更
有故舊來恨直卿不在此不得與之商量耳此理要處
無多說話不知如何人自不曉以此追念伯豐愈深傷
惜如子約輩亦不謂其所造只到此處便死却也李公

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今附去試看如可用可令人抄下一本别發此册回来為佳二孫切煩嚴教督之聞外邊搜羅鼎沸如令便得解亦不敢赴省況於其他只可着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時所望於兒孫者不過如此初不曾說要入太學取科第也致仕文字近方發得去度令尚未到聞已有臺章指目矣此却是城中諸賢牽挽之力他人不足責曹晉叔老大隱約號為有思慮者前日聞有此章尚以不及見止為恨不知此是

何等見識處事不問義理只顧利害已為卑鄙況令利害又已曉然猶作是論真是不可曉也彭子壽行遣想已聞之此事是放了徐子宜又要個人塡窠子圖得舊畫加色一番光鮮不知如此有何了期也渠前日有一書令附去似亦是去年秋間附来近方到不知有何語也書社甚盛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亦非細事可且勉力講論令其反已着實用功為佳然此外亦須防俗眼讒口横生浮議也禮書附疏須節略為佳但勿太畧

彭子壽劉德修二事想已聞之楊惲之說何言歟吁可畏也

借得黄先之數册陸農師說初意全是穿鑿細看亦有以訂鄭注之失者信開卷之有益侯用之行附去看也

所喻惺惺之說甚善但見說講授亦稍勞似當節省并合令其簡約庶可久也

二孫在彼如何書社諸事既有條理想自不容其違犯

更望痛加鞭策少寛暮年却顧之憂千萬千萬小四郎

與劉五哥莫須常來咨問否雖不在齋中宿食亦望有以遥制之也

致仕文字雖已得之但諸賢切齒怒目之意殊不能平不知更欲如何摶噬姑亦任之耳

用之去時所附書想已達所帶去文字想皆見之今則此等工夫全做不得矣精舍相聚不甚成條理蓋緣來有先後人有少長鄉有南北才有利鈍看文字者不看大意正脉而却泥着零碎錯亂纏繞病中每與之酬酢

輒添了三四分病以此每念吳伯豐未嘗不愴然也履之兄弟却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伯崇已赴官番陽留其季子在李敬子處資質亦淳謹但未有奮迅拔出之意耳

人家禍患重復如此可畏此又豈章子厚之所能為耶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切要處諸朋友行持亦頗見功効否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

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補王子合前日過此觀其俯仰亦可憐也晉之却能如此甚不易得禮書病起亦怕看却只看得少閑文字元來世間文字被人錯注觧者只前人做下才隔一手便看得别而况此道之廣大精微也耶諸生相從者亦頗能有志否近報時學小變舉子輩往往相賀然此豈足為重輕耶

致仕且是已分一事粗了然外面攻擊之意殊未已不知更待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劉季章書云孫從之

得郡非其自請乃復被繳適病牙癰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黨同一氣運不得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季章又云彭子壽相見亦甚衰悴題目不小想見憂懼然亦正自不必如此也所說大規模細工夫者甚善諸朋友中必有向進者恨未得從容其間耳

精舍諸友講論頗有緒通老果如所論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助非細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適以病倦又以諸幼疾患爲撓不得甚與之款曲以此知人之學所以

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鞏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恠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二孫久煩教誨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漸次貼律做得依本分舉業秀才不至大段狼狽猖獗足矣

伯謨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間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

竟不能起以其胷懐趨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而母老家貧未有可以為後日之計又深可慮想聞之亦為一愴然也

伯崇之子見留精舍隨敬子作舉業亦淳謹朴實可喜也仙遊不成舉措然與今之受不係偽學舉狀者分數亦不多爭前日得致道書云鄭明州臨行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刋去此説然後敢受鄭亦從之此亦差强人意而在鄭尤不易聞楊敬仲乃大不以為然

不知今竟作如何出場也

外間汹汹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釆訴寃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此諸人掊剥已盡或須作語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伯謨不幸前書報去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遠過今日詩流也

通老到彼住得幾日講論莫須更有進否巳勸渠莫便

以所得者為是且更鄉前更進一步不知後來意思如何也渠說冬間更欲來訪但恐迫於赴官不能款曲耳諸生仍舊相聚否此間朋友只南康節次有人來甚不易得肯向此來如廬陵處即全未有轉動意思也知彼中誨誘稍有次第甚慰所望諸人誰是最精進者因來喻及為佳

齋中朋友終年相聚當有極精進者此間諸人來去不常然氣習偏蔽各任已私亦難盡責一人不是大率江

鄉人太的確而失之固執此間人太平易而流於苟簡此古人所以有矯性齊美之戒也今敬子已歸臨行又與安卿不足只恐向後精舍規繩又曠濶耳安卿將来却須移出舊齋自不與精舍諸人相干也禮書須直卿與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老拙衰病日甚於前目前外事悉已棄置只此事未了為念向使只如余正父所為則已絕筆久矣不知至後果便能踐言否予日望之也

病日益衰甚望賢者之來了却禮書前書所說且從閩宰借人先送定本及諸書来如可用之歳前能上否渠送得冠禮来因得再看一過其間有合修處尚多已畧改定如前書入名器篇者却移不得及重編得冠義一篇頗穩當然病衰精力少又日短窮日之力只看得三五段如此若非儹促工夫未来了絶也以此急欲直卿與用之上来庶可并力此外無他說也

鉅鈎到彼煩直卿鈐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請謁知舊

有合去處亦須令隨行不可令自去早晚在齋隨衆讀書供課之外更煩時與提撕痛加鐫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

子澄遂以憂歸聞之驚駭渠素體羸能堪此苦否今有一縑煩為貨之置少酒果食物往致奠禮鄙文一通并煩令人讀之也直卿向留東陽之久做得何工夫詩及論語看到甚處因便喻及

所示論語類義足見別後進學之勤甚慰所懷已各奉

報矣

喻及讀書次第意思甚善甚善且更勉力以俟後會但未知幾時能復来此間少人講論殊憒憒也

道間看得格物意思稍覺通透日前原未曾說着緊要處也講學不可不熟如此可懼可懼

目疾不觀書縁此看得道理亦漸省約不成不讀書後便都無道理也所論氣稟之病固然然亦大段着力乃能去之近日為朋友說滕文公首章有些意思他日相

見面論之也

膚仲寄此來云陳是陸學王是呂學以今觀之王是矮子渠乃疑為直卿之文不知前日所試果如何

歲晚矣何時定可來前日因書亦以直卿昆仲告鄭師此公厚德能一見之否來時恐亦須人便中報及當為作諸公書去也書會此中無有已囑子約但殊未可必

旦夕更囑祝汝玉若得在衢尤便也此中已為圖得一小屋基但未有錢物造得耳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聞有奏事之命前月念五日方被省劄見已寫書只一兩日須可遣人得請固幸萬一不得即不免再入文字而往前路衢信以來聽命又看如何似聞上意頗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為言者此亦似一機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如人意者脚甚澀懶向前道之興廢只此一

念間亦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勞著龜也
所遣去辭免人病久未還昨日便中方被告劄但又恐
有名命云是謝坡所薦旦夕中省辭免萬一未允即欲
再辭而以封事并進前日者太草草已別草定甚詳到
彼亦不過是許多說話況口說未必得如此之詳又免
再出頭面一番若其可取徐出未晚不然則魏主奚少
於一夫耶（省狀藁錄去只呈二公勿示他人）試為思之并與仁卿景思
商量度亦無以易此也

聞欲遷居此來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授徒之計復何如此中甚欲直卿來相聚然恐此一事未便不知曾入計度否耶

覺得歲月晩病痛深恐不了此一事夢寐為之不寧也近又得正父書目亦有好處其長處是詞語嚴簡近古其短處是粗率不精緻無分别也

辭免人度今已到不知所請如何頭勢如此又非前日之比只得力辭鄙意更欲乘此亦有所言亦為餵鷹飼

虎之計又度得無益於事亦未必中於語默之宜且更
籌之若其不可但只力辭亦無害於義也若已得請便
不須說只恐未允故有此念蓋猶是從官不應默默也
泰兒挈其婦歸粗慰老懷衰遲至此無復他念但更得
數年盤頓了卻諸書此兒粗知向學它時稍堪直卿諸
人提挈足矣
此間番陽近有一二朋友來頗佳恨直卿不在此無人
與商量文字耳

湖南初且以私計不便未可往今緣經界住罷遂不可往矣已草自劾之章旦夕遣人若且得祠禄亦已幸矣生計逼迫非常但義命如此只得堅忍耳聞欲相訪千萬速来所欲言者非一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工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

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此風永嘉為甚

書来知甚長進可喜近得漳州陳淳書亦甚進也今老病無它念只得朋友多見得此道理即異時必須有立得住者萬一其庶幾耳

聞令歲便欲不應科舉何其勇也然親闈責望此事恐未得自專更入思慮如何通老過此留三日已過去矣誠實可敬但業未甚修耳亦非細事

晦庵續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續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周　鈖

晦庵續集卷二　　　　宋 朱子 撰

書

答蔡季通

所喻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輙破之故不敢承命亦為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斬絕毋以此等為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為月攘之計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胸

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曰充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為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其實懼焉三復來書竊意方當落筆之時天下之義理皆小而此事獨大也不然何其與平日講論之言殊不相似也以左右之高明區區常竊愛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藴辛熟察而深思之則不惟其之幸實朋友之幸吾道之幸也昨日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温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為

之掩卷太息以為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今日晨卧未起得昨日戌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戚戚焉姑遣來人草草奉報盖所欲言猶有未及究者千萬察之公濟所舉似皆古人語盖是其入處耳王通賛必是康節所為向以為明道之文悮矣若明道須别有判斷不止如此也林氏見思之説昔所未見它日攜來恐更有合入别録者耳師説才字似作方字為是此類尚多今亦未暇細考耳樂説甚分明前

日因希聖書嘗附幅紙奉扣通典子聲之說不知如何不能布筭無以見五聲損益與此廿四律同異如何也陳圖亦未曉來喻須面論乃究耳薛說固未知其如何然觀古人布陳箕張翼舒等說不一似亦與今人不相遠但其分合出入奇正相生之變自在主將一時心術之妙計亦非圖書所能傳耳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為棄井矣翁仲相聚想互有滋益近日章句集注四書却看得一過其間多所是正深懼向來日用之疏畧也

別後兩日稍得觀書多所欲論者幸會期不遠此只八九間下寒泉十一二間定望臨顧也

易欲如此寫一本彼有後生曉文理者令寫過只六十四卦亦得覺得如此儘好看亦綱目中生出也

律管分數甚荷見示自疑不能皆全分也前日所看圖子如可傳煩録一通見寄雖無心力亦欲畧知大槩也

祭儀深衣納去録畢却示及也

大學改處他日面呈權量所未學豈敢輕議但以冪寸

計之范說恐非是耳更告熟考之也

律說辛早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面莫扣為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即賓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來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為言也歷法恐亦只可畧論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而已亦緣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宅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遠往

來耳律書緩寫不妨歷法莫亦可草定一梗槩否若用先天分數不知日月五星之屬遲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此二書成亦不為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欲從月末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否恐不能動即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殊勝它處惹客生事也

程集近復借得蜀本初恐有所是正然看一兩處乃是長沙初刊時印本流傳誤人如此可恨今漫納去試為

勘一過有不同處只以紙蘸糊帖出或恐有可取也盖

陳明仲云亦嘗校定耳

近看遺書目録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説道理不出欲更

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

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為用而不已焉則日用

之間且將有以嘿契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

伯諫相見懇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屈喻之

未嘗不稱善而終為陷溺不能自解免恐所謂亦甚然

之者亦未可保近覺與此一等朋友說話殊敗人意思不如緘口內修之為愈也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說話也

金聲玉振之說皆未盡

孟子觧看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不知彼有後生醇謹曉文理快筆札者否俟其復来此倩得一兩人来草寫出一本大家商量為

佳倉司程書已了有一本在此俟来日觀之也

綱目有疑無問大小告便筆之但未知何日可會議耳

律尺之喻不謂蜀公差誤乃爾成書幸早見示程文三

器圖中引宋景文說不知見於何書說李照黄鍾乃南

吕倍聲即是倍平之法前輩已用之不知與今所論者

有相犯處否也五代會要納去看畢并前所携去文字

示及為幸昨日已到芹溪今日畧走寒泉晩即還此治

淵源言行録等書意欲老兄一来相聚旬日伯諫之意

亦然綱目草册併告帶来有餘力便欲下手刋修也
歐公疑周禮說荷録示荆公必嘗親見其說但今集中
無所見只有策問一二條亦畧見不能無疑之意耳新
史是紹聖所作荆公既有此語史官自是不敢不書也
華詞固無益然專貴吏材而不及行義乃當時之深蔽
也時論又大變旦夕必見及其兆已見矣星經參同甚
願早見之只恐竄謫不得共講評耳
參同契尚多誤字可早作考異示及納甲之說屯蒙皆

用上下卦初爻何耶毛頴傳云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吐養萬物又云吾子孫當吐而生恐兎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養云云未知所出耳昨看周禮磬氏疏中引案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不知所謂樂者是何書亦告批喻

石磬聞平江不難得欲託人作小者數枚但不能得合新律幸為思之合用幾枚其長短厚薄之度如何幸悉批喻也

丹經甚煩讐正然亦尚有一二處可疑當俟面請磬說

更無可疑幸少點先入之言而以公共之心度之則知

鄙意之不繆如周髀經雖區區所未讀然試以前書所

論勾股兩絃之說考之恐賢者未免錯觧古經也使還

奉報草草已與諸友約開正同登西山矣

猿鶴事更煩一哥兄弟子細爲檢所云雜書不知是何書

又韓詩挈提陬維其義云何上文角根既是辰卯則此

當爲寅位孟陬東之維不知是否又恐是總言四維也

兎者吐生光昨日閑思此語忽記毛穎傳有吐養萬物有功之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二書各用之耳或知其說幸以見教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亦望并及之也

諸說荷垂示但本草亦止說吐生而不言其得名之自此也相屬之說若以廿八宿之象言之則唯龍與斗為合而宅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鷄為鳥屬而反居酉則又舛之甚者今亦未敢論此只欲見得本來

出處更望詳考見報也

通典中說十二律子聲莫便是清聲否若如所言即是

廿四律不用六十律矣

莆田徐君来說歷如此理會不得令以納呈渠旦夕須

自去求見但其自曉不得却為老兄所累被人上門反

倒旦夕不免逐旋請教要畧理會得一大槩規模免被

人如此熱謾也

平江磬材聞不難致此見有的便告考定格式剪紙作

樣一兩日間示及當住屬相識求之但觸其弦之說須依公指定乃佳不可狥偏說也

磬式謹領但求觸弦是兩節事必如来喻則既以兩矩齊等求弦而又以矩之博益一矩之長而觸其弦亦無害於所謂来歷者必若勾短而股長則其一矩為股者令雖未長而終必長其曰股者蓋即今之短而以其終之長命之也又如兩端相望然後為弦則来喻固兩端相望而其說亦未甞不兩端相望也但季通欲裁股博

之下以觸弦而其則裁其上為小異耳然亦未嘗不合也但如其說則簡而通如來喻則煩而窒多所遷就而後合耳

樂書已就否因便奉寄示近讀長編說魏漢津劉炳作大晟樂云依太史公黃鍾八寸七分之管作正聲之律依班固黃鍾九寸之管作中聲之律正聲於十二月初氣奏之中聲即於中氣奏之故有廿四氣鍾之說初看甚駭其說細看乃知是讀著錯字史記又破句讀了試

檢律書一觀可發一笑也一代制作乃如此令人惋歎可早就此事亦不是小事也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宄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即納去然亦政自非急務也

極星出地之度趙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却只差八度也子半

之説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

雅鄭二書皆欲得之律管并望携至不知何時得來

郭公易書全無倫理若兵書歷書亦只如此即無可觀

但恐偏有所長耳子直亦是闇中摸索不知如何見得

好處也史記律數源遠七分為寸之説亦深疑之但自

算不得不敢堅決去取今承來喻推析洞然無復疑論

矣古人文字精密如此而後人讀之鹵莽如此甚可歎

也然不能布算其精細尚未盡曉更容子細别奉扣也

啟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也林侍郎所論太極不知是對何人言之來喻似有闕文讀者皆莫曉也

所喻蓍數少參多兩之說甚善然所積之數則少陰反多於少陽者八不知此意又是如何更須推勘恐不堪駁雜也比近得林潭州易說甚可笑書多重滯不可寄去無事可一來觀之也

律書本子却幸寄示樂書如何若能入山可一并帶草本及
俗樂文字來得以面究其說幸甚律管樂書已領更容細
看續奉扣也方分竟如何若果如此即空徑三分之說遂
不可用矣以琴為準果可定否恐絲聲緩急亦隨律高下
則不容其自相和耳前日因書亦畧扣湯簿尚未得報
只恐渠亦未必理會到此耳律呂書舊本莫只在否便
中亦望示及閑通錢小大自不等不知用何者為正耶
廟議亦不盡記若士大夫以下自有定制但令廟不成

廟即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為僣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為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語及也

儀象法要一册納上但歸來方得細看其運轉之機全在河車而河車須入乃轉恐未盡古法試看之如何也

監糶之擾誠如所喻今日事無不如此求學道愛人之

君子殆未之見斯人之不幸可勝嘆哉

其自寺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有小詩云阡陌縱横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區區於此深有所不能自已者然出位犯分之愧蓋不勝言矣

其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皆為集註其餘議論别為或問一篇諸家説已見精義者皆删去但中庸更作集畧一篇以其集觧太煩故耳

初欲專人令但付三大節中多事更不别奉問也來歳之計如何若作書社亦宜早有定論小孫素蒙印可當遣前受業耳淵源録未成文字劉子成又録得數事來云汪書處似此文字甚多俟寄去足成乃可傳毋枉費筆札也大學本敬付來人看畢早寄及論語方有六篇亦未成次第未可寄也

叔京前夕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能存其心是之謂敬而其以為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兩日

竟未能合觀其主意又似老兄所論克己之目一般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實下日用工夫動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也諸友相聚作何工夫一日之間須著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工夫為佳

邑中水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它兩日後方聞之耳所喻截米適有便已為言之未知復如何但恐藉此以賑被灾之民則不當奪之府中亦有米來可就撥也語録已領餘未暇尋且此數編玩而繹之自有餘味

貪多務得恐却非所宜也餘山所論諸疑皆中其病大槩亦只是此一格次第當時見得都不曾透徹耳然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如明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也道義固一事然體用之殊亦不可不辨但云義即是道恐未可也又性固無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過有不及却從氣禀中來只如所論亦未子細造次顛沛必於是乃知仁而用力焉之事若知之未明則所謂是

者恐亦未端的此亦須更察之日用之間卓然實見仁體可也觀過當以觀字為重蓋觀處用力則天理人欲賓主分明而仁體在我者益昭著矣若但知之而已則恐未必端的實見也聖賢指人求仁之方多是於下學處指示蓋用力於此而自得之則安然便為已得非若令人縣揣暗料窺見仿佛便以為得也愚見如此重蒙下問不敢隱其固陋敢率易言之以求反復如其未當更得痛為鐫磨復以下喻誠孫陋莫大之幸不爾則自

此不復敢致其愚矣聞又從平甫借語錄此殊非所宜汲汲況温陵已下手刋刻不數月當成昨日已寄得十餘板様來矣冊不甚大便於齎挈真學者之幸也俟其寄來首當奉去然文字之外要當有用心處乃為究竟耳

觀過終無定論如所喻亦未安愚意却欲只用古說和靖推說伊川之意甚分明蓋諸說皆有病惟是此說獨不費力但義差緩耳聖人之言自有如此處更以上文

苟至於仁矣無惡也及表記仁者之過易辭也者反復

證之則其理亦甚精晦叔所說比欽夫差直截但終是

迫切不類聖人語意耳

伯諫相見所談何事其精進固可尚而賢者之自咎亦

不爲過前此相聚兩日固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躁

之習又復發見此亦不可不速掃除也太極說近看儘

有未精密處已畧刋正其大者如乾男坤女當爲氣化

之人物不知曾有人如此說否其下化生萬物乃爲形化者耳又

主義是指正與義而言蓋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

子直欲且留此為踰月之計俟其復来今欲煩藏用月初下来就此寫却一兩卷孟子更得一朋友同来尤佳不煩俟其下只開月便可来諸事知已子細即子直新米之屬亦已一一措置矣此兩日亦只因孟子理會得一兩條義理頗分明如盡心之説舊来不曾下語覺得諸説無綱領如知言所發明又别是人意思試檢會一

觀即見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所以求盡其心也孔子從心所欲心不盡用試更求之便中見喻為幸東山一章全類詩之比興蓋言聖人之道大而無窮進之當有漸耳熟味之可見可欲之善誠如所喻但行法俟命一章前日草草言之不能無失更為參酌見告幸幸文中子論聖人憂疑處又作一論題不知合如何立語只云聖人憂疑如何不知可否若可作即令諸生試為之也伯崇之僕說到官之初儘為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躬親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

望也

廣之到彼有何議論叔京文字曾論著其得失否此人回可示及也觀過說依舊未安蓋此二字與中庸致曲文一同致曲者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夫過乃因過而觀理耳前日之說尋當改定却得寄去史記武夷集內上但史記舊點多悞不可憑耳大學想不輟看誠意兩段竟尋舊稾不見別補去如此可令兒輩剪去舊字別寫此入其間明道說人須自知知自憮

之道至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地之心恐或舊本不載令可檢寫入因補此兩段覺得舊說儘有合整頓處又是一番功夫耳孟說更煩為楷勘辭意或小未安一字不遺乃所幸願自覺語意蹇拙終不快利也

答擇之書并觀過說納去幸為訂之始終條理居敬行簡之說則得之矣昨答書中亦有始終一段令不復録去也但所論小人共事之說則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抹世無必待學至聖人然後有為之理又不可强

其力之所不足挾私任智而僥倖於有成竊意惟循常守正為可以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易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煩考之經傳令兒輩抄出宂日共詳之為佳得叔京書所論如此內去一觀或能為反復之尤幸

通書西銘各一本上內又一角致兼善處數日為渠思講究不精之弊恐是未能勇革世俗之學有以陷溺其心而然不及別書幸為致此意也不得於言如某之說

則見其强勇迫切氣象正如釋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意如季通所論則於不動心處取義殊緩無文理亦自不通須作不字乃説得行耳

所謂一劍兩斷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然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矣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禮亦可驗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而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

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為義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定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

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畫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

綱目凡例修立畧定極有條理意義矣俟到此更商搉之但修書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矣

九章之目與周禮註不同盈朒恐是贏不足勾股恐是旁要幸更考之見喻也小學冊子向時携去今告早附

來添註此數項便可上納付匠家也子澄寄得鄂州本來今往一本并唐鑑如喻遣上編懸文字亦幸早示及前日因看孟子說覺得金聲玉振一義舊說未安即已改定其說於樂之節頗有發明未暇寫去也大抵八音金石為衆音之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而革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居最後而但為衆樂之節不知古人已作如此看否耶又前日說宮懸用十二律一懸用七律判懸以下無鎛鐘特磬之說不知與古法合否

幸并考之也
示喻劄爻之意甚善但密切常存戒懼之意不必如此
發作却未得歇滅舊病依然只在也詩傳不曾修近看
論語却儘有合改處俟修畢試整頓詩說看如何但精
力短甚畏開卷也
前書所云甚恨忠告之晚常時鄙笑莊周為惡無近刑
之說自今觀之亦自不易也月末專望枉顧餘得面言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存心處

事上痛自省察矯革也甚求去未獲然賤迹終不能安度吏不報即以罪譴逐矣此間詞訴近日却絶少漸可讀書但直御既歸復之又病數日羸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筆此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為千載之恨也

季通可早來或未歸得共究此業或已束裝亦得道間相伴遊山玩水也希聖要來甚善有朋友性静向學能思索檢討者携一二人來尤佳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

人也

樂説已領尚未有深解處須面扣乃悉耳雅樂説後便

幸示及聞有安定鹿鳴譜亦望録寄偶得新都八陳石

刻本納呈看畢却告附還其説與薛士龍者同異如何

并告喻及需通鑑方比修改未定舊本大畧不成文字

也近覺讀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已為有功幸

試為之當覺其效也

古樂之説尤荷意勤及今見之殊勝蜀公之方響也但

諸說中頗有未甚解處及新書內論古錢處前後頗有相牴牾者又不見今是以聲定律為與此尺合之意耳此皆俟相見面論今日寒甚寫字不成也啓蒙之名本以為謙而反近於不遜不知別有何字可改幸更為思費隱之說若有所見須子細寫出逐句逐字商量如何見得上下察是隱處須著力說教分明方見歸著若只如此含糊約度說得不濟事不惟人曉不得自家亦曉不得也且若果如此子細當時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以明至隱之義不應却引鳶飛魚躍至顯之事而

為言却說翻了也請更思之前日已嘗疑此後來子細

反復逐一寫出比較見得說不行此無可疑也只管如

此疑無了時只費頃刻功夫寫出了到寫不行處便釋

然矣

昨日見報有因奏對極言太極之罪者累數百言大率

皆攻鄙說其說甚𡿨可笑不知何人所發也竊恐流布

諸書亦不甚便更思之如何

三變之說甚荷見教比因修禮編得鍾律一篇頗簡約可觀大抵盡用本原之書旦夕當奉呈也糴米事適問趙簿來問不知為請此錢分付晦伯兄弟如何幸度其可否速見喻當以囑趙及元善作書也但吾輩時運不好不可自犯脚手然又不可不為鄉里計也

平江人欲遣行磬式幸裁定示及黄鍾一均六律各隨大小畫樣以所定古尺為準各餘半寸以上以備磨錯乃佳仍告早示下也前日所說磨崖刻河洛先天諸圖

適見甘君說閤皁山中新營精舍處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一本付之先天須刻卦印印之乃佳但篆隷碑子字畫皆不滿人意未有可寫之人為撓耳今伯謨篆如何

三圖須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送伯謨處也但磬式股鼓俱大似是誤筆今别考禮注畫黄鍾一枚去幸細考之若合如此即别為作六枚并此付來也其厚亦有等差耶或但長短不同而博厚如一也并告依此界一

側面使有定論老兄平時於此極精密不知何故令此殊草草也龜兆之說未曉所謂不知當近界弦處耶當遠之也又不知界弦是龜中直紋耶是四外邊界也幸更批喻

磬式已定但恐石璞不必太大四邊只各留半寸許可也博厚之制前書誤謂諸律一等後來細讀始知其繆耳參同寫得一本稍分明俟旹了納去更煩一看便可刋刻矣藍家墻界未得消息築者停手以待幸早寄信

去得遣一親信人来乃佳不然即且依界築矣切望留
念省劄至今不到昨夕忽夢得餘干想今日必到也鈞
孫在鋪下切煩三哥誨督之不可待以朋友之禮也切
祝切祝南遊去住當已有決計矣

公濟山頭日用工夫之問見季通未有端的應荅彼說
雖偏然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鹵莽幾何其不為
不如稊稗之五穀耶兩日欲奉扣因循不暇亦苦疲憊
無好意思遂不能及今試請加省察果以何地為進德

之基也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某衰晚强顔力不勝事今又有經界之役此實一郡利病所繫不淺義不當辭已上奏懇請今更欲得晦伯一來相助不知渠肯來否已有書與之更告為勉其行并為遊說老丈得不挽留之千萬之幸也向所懇者曾為留意否今偶遣人送劉埍歸有一二十人昨承老兄有

意見訪莫若就此同晦伯同途尤便過此則州郡遣人又費力矣春秋之説當俟面請或未成行千萬便録大槩見示為幸

所喻希真事已語劉戎矣偶欲出縣匆匆奉報别有一二事令楚專人奉扣幸垂喻中庸關板并望早示及聞前日談天甚快恨不參聽其旁耳

三日来發熱昏冒不識何證藥物雜進殊未見效良以為撓所喻朝聞夕死之意不勝歎服然老人之學要當

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費隱之說非不欲剖析言之但終覺費力强說不行不免且仍舊耳二書修改處想已了幸早寄及

聞到黄蘗想遍遊一帶名山多得勝槩遂欲盡發天地之藏則癰痔果蓏之不能無憾於見傷因便寓此敬問還期

諸書已領劉子又畧修改說得稍平人亦多說恐有此嫌鄙意獨謂此乃實情無可疑者事定乃知其不誤也

其杜門如昨無足言請祠人未歸若得如此占幸甚但恐消詳未盡耳三聖必不我欺也聞林又請對乞與論者廷辨且攻橫渠甚急上皆不領慚沮而退未知竟如何

某所遣請祠人竟未歸不審何說利往之亨竊恐未可必也又為部中送磨勘告來今日又不免遣人辭之此又是别一頭項費分疏然亦無甚利害也别紙所示詞雖迂緩而意實詆忤却恐未便所與元善書則令早所

遣人方行須後便方得附去其書中只如初議萬一不及救止則此亦無甚利害與其事體自不同不必過疑也儀象法要昨因子莊過此再看向来不相接處今已得之元来文字只要熟看本義已畧具備覺取象之說不明不甚快人意耳令文之誤先儒舊說可證驗處甚多所欲改更皆非今日之臆說也俟月末携去看恐人多看不得耳因其人還附此不知便得達否

方才仲文字正尋不見疑智夫借去乃在書府幸甚因

便亦及也渠深為壽皇所知自今觀之不為不遇猶復

齟齬如此是可歎也

昨味道歸來説歷書就篇伏惟驩慶恨未得窺藩籬也

律圖想甚可觀然其聲須細考之今有定論乃佳切在

虛心平氣不可有毫髮偏滯之私也

病之復作次第亦是出謁太早所致前日固嘗奉告且

勿出入不惟可養疾亦且避得招呼之煩今須且切守

此戒也此外只得寬以處之平日學問正要此等處得

力也前書所扣一哥之行來喻如此是決不可行矣直卿只可往來相伴決不能終歳守諸幼童譏之聞欲赴補又未必可挽而行期已迫思之只有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常作小學已往招之又未知其能遠適與否耳辭免文字甚遜然不至全然無骨甚荷憂念也元善書旦夕遣人即付去律歴乃千古事數日細思伊川上冨公書此事亦使人不能忘但今日月已迫元善之計亦未必行近日得其書云議禮正冗未暇言政恐雖言亦

不效葢覆按使還又附前議若果如元善前書之云今
人痛心但不容効力無可奈何耳直卿前日有人来書
中都不説及通書注答書亦忘督之若有便往可問之
太極西銘前日忘記付去今付此人幸視至郭頤正編
射法及馮侯者可并刋行恐力不足即因見夢傳為言
在渠為之不難亦是適用文字殊勝時文也
徐貢父兄弟又遣人来奉邀計須歸来方得赴其約然
自此亦當重然諾庶得安居為著書養性之計只管如

此衡寒冒熱東西遊走似非老大所宜尤非所以學安樂祖師之所行也

適見小報元善已得浙西提舉計是見闕就彼便赴上矣歷事當且悠悠然及此成書以俟來者亦非細事也

但疑其不可就者非特趙君一袪此惑亦快事耳它日過此畧帶草本來及新製律管及書俱來為佳俗樂文字亦欲就借

鴻羽可用為儀不知如何觧先儒所謂進退可法者不

知本文有此意否耶恐此亦只是可為旄旋之屬無進退以禮之義也若如鄙意所釋則不如曳尾於泥中也矣

眩暈之疾若得静以養之自當安定令乃汩汩應接如此何由可已如某目疾亦是如此令乃終日寫書不得一舉首勢必雙瞽而後已耳集注事前日已失究治令當為料理可便作一状来送邑中行遣也来春欲一到精舍或能俱行即同往觀尤佳然須有所託以為詞乃

為便也

啓蒙中欲改數處令籤出奉呈幸更審之可改即改為佳免令舊本流布太廣也但恐不好看亦無奈何耳

費隠儘有説但日間稍得閑坐又貪温養工夫不暇安排文義耳

前日所扣竟當如何幸早見教以解煩惑幸甚幸甚諸事却未聞焚滅之命中庸必已了矣早得數本為惠幸甚幸甚

得履之書如此亟以奉呈恐欲預有所處也然不必匆匆但當有以待之耳葉正則遭論鐫兩秩罷去并毀其書板章中已見及名次甚高與履之所云相表裏勢只旬月間須有處分又聞前日寒泉會哭已有告言路者周元興聞之城下吳生赴省歸者云然當非妄傳亦可畧語韜仲也

昨日亦嘗上狀不知何故未達今早又以中庸集畧附劉醫乃昨日遣書時所遺也今想皆已到矣雨勢如此

豈登山之時乎需藥遣去然恐不如安樂師翁所云病前自防也專門之誚正卞公所謂執鄙吝者非壺而誰然今日聞公試之日諸生簾前一語尤可絶倒它日當自聞之也近報十五日車駕已與中宮同詣重華終日乃歸軍民相慶恐欲知也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並公相見亦何言耶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憒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令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

近年此説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為所擔閣壊了甚可歎也

其病軀粗健但自春夏來一向闕雨五月以前祈禱猶有應農功已粗可觀而六月半後遂不復雨聞得數里間一兩刻沾灑殊不周足今早禾損及八九晚田亦未可知初欲此月丐祠而事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盡力救荒耳楊僉又以憂去新官未到令只有星子老令相與同憂更無分毫好況也然諸司已有不相容者旦

夕或以効去不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二書并碑却告因便示及索詩當時做得數語後來多事今已忘之矣白鹿春卿必能言曲折田已撥得些小䊀亦非久計要之此等興廢有時若無人主張讀書即有田亦無益耳諸刻令附去一角雲谷大隱兩處如何得馬道士書云已開堂基掐得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口食告就雲谷支也

細看啓蒙已不必改只如前日所説改定一句足矣通

書樂上章萬物咸若下添解三綱名件想已有矣又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耳刑章十二當作十一以象再閏欲添五歳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扐左三也揲右四也扐右五也只作注字亦得

易圖甚精但發例中恐不能盡述當畧提破而藉圖以傳耳陳法大畧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樂圖頗更閒子本此只有十二樣而調名之多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

因山之日已迫而未有定議有詔集議尋復中輟昨日不免入狀議之未知如何也大學後來道中又改齊家治國章兩處不知曾為刋否

前日所論非欲求容正為當壟者不壟恐造物者亦將無以為造物耳然此事如此似已多時戰國只孟子是理會得底餘人如醉如夢也

北方之傳果爾趙已罷去葢新用李兼濟為諫官一章便行未知誰代其任此可深慮其辭免未允而趙已見

諸令復如此更當費力耳相知者且如此況新來者情意不通未必以為事也某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它但路滑狼狽耳書堂高敞遠勝雲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相聚也

求放之說其妙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耳

養正來辱書乃聞閤中之疾未已未能此來殊以悵惘某此無它但為通鑑課程所迫無復優游潛玩之功甚思講論耳已看到後漢章帝處只三四日當畢向後工

夫却不多矣不免且那工夫了却易說未能審思不知能中理否

南軒已過上饒得書書中一紙上呈幸為訂之并昨所說嘗論著者携以見示幸甚幸甚遺文上納二録已領昨伯崇借遺書三册寄還乃不知分付何人至今根究未得極以為撓葢此本最精比老兄本後来又正了數字也

伯諫書中説託料理孟子集觧令納去舊本兩册更拾

遺外書記善録龜山上蔡録游氏妙旨庭聞稾録五臣觧取范呂二說各自抄出每段空一行未要寫經文且以細書起止寫之俟畢集却剪下粘聚也每章只作一段章内諸說只依次序列之不必重出經文矣兩匠在此畧刋得數行矣字畫頗可觀未可印未得寄去也但此間獨力深恐校讐不精為後日之累耳向来見宅人刋書重於改補令乃知其非所樂大抵非身處之則利害不及而心乃公耳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話也金聲玉振之說皆未盡數日客冗撥忙次得數語如此今以上呈可否俟報其来晩定歸亦帶過呈伯諫也孟子解看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大家商量為佳倉司程書已了有本在此俟来日觀之也濟之同且在天然果如何耶

禮記納去歸来未暇子細再看恐可抄出逐段空行剪

開以類相從葢所取之類不一故也四十九篇昨来分成七類曲禮冠義王制禮運大學經解喪大記試用推排喻及以參得失如何大學亦修成一書適詳畧之中細看舊本乃大有不滿意處又當修改也

欲買淳熙編類一本煩爲問不知直幾何便批報當遣人齎錢去取臨老旋學做官甚可笑也或有可取處得便令此人取帶歸却納錢去還之尤便耳

中庸首章更欲改數處第二版恐須换却第二版却只

刋補亦可然想亦只是此處如此後來未必皆然也且
催令補了此數版并詩傳亦及也來日取得來教却別
上狀
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已工夫
多不得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亂道
誤人可懼可懼東行有日幸早見過為兩夕之留也北
風未聞想只是虛聲或是其境內自擾擾耳
所議可善處之毋至過甚為佳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

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息緩駁雜之病而李通責善傷於急迫又雜以嘲玩似非以文會友之道臨行匆匆忘說願各矯所偏以副所望幸甚幸甚

子仁留此數日稍欵已勸令不如且讀書理會義理無為苦用力於文字間也

太極說修定削去後語只作一統論意似亦無不盡也

西銘說在後煩為細看攜過見喻

伯諫書所説工夫甚善但所以見推者過當使人慚怍不知所措耳時學波蕩至此雖細故亦可驚嘆奈何奈何克己贊所疑不知云何因便見示

自覺浸有寛平氣象甚善甚善涵泳不已意味當益深長耳二友講論不廢然未值大節目也

盡心説録呈并呈兼善參詳有未當處却以見喻且勿令齋中諸生傳寫也前日所寄諸説有便并望反復

公濟伯諫得書否其歸塗過伯諫見收公濟書大段手

忙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説以再觀之果如所論想宂書似此處多須一一整頓也

通鑑節只名綱目取舉一綱衆目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為正統方得心安耳

適已奉狀尋大學章句詳本不見不知在書府否如在告帶来參同契并攜来看也

有歸藏否有即借来校此間所藏者似恐只是偽書也

前日匆匆忘記面扣大子樂是後漢樂名本史志必有

之王朴之云亦是以一為正以一為變但當時未知變律之說故以其半為清耳要之終不是也来書且留篋中以俟面質

日邊人尚未還未知行止之決所示卦象恐當以復卦為主則楊庭孚號更不着矣有攸往夙吉而今不可以夙則有復而已恐終當用此占也

祠堂記及輜仲書付去人更一書與劉公度託渠寫彼中相去不遠也克己課程只是語録中說常有簿子記

言動之得失者是也惺惺語亦是其特敬法耳

季通無事更能一來否游誠之得書方自武昌趨長沙矣分韻詩當時做不成今已忘記若能再來當爲補亡也

法器都未見都昌一二士人好資質然亦無意於此葢是蕭果卿親戚念得蘇文熟了壞了見識也可惜可惜

都昌黄氏向來見喻減價糶米人甚頼之今出穀萬斛賑糶已牒請與縣官同措置捄卹矣

旋暈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割雞

也至之兩日在此察其意必不校此當更委曲曉之耳李將若得此人之力真是筴帝俱不敢矣可付一笺也歷議必有所付但今思之不得其說久當自出也宿逋令埜具稟甚愧遲緩幸更少寛也

建陽事竟如何緩急之間切宜善處為佳耳某前月晦日已交郡事以常情論之亦不至甚費料理但衰晚自不當出又閑散之久不能堪此煩碎又不能似衆人滤漫不省事初到甚覺勞奬此兩日方少紓更看旬日又

如何也大抵是不可久住夏末須力請而歸耳昨日至學中為諸生說大學自此二七日即一到見某作濂溪祠堂廬山有陶淵明劉凝之遺迹亦漸次表章之比罷歸日須皆可畢事也但恐迂繆伉拙時論不見容即又未知如何耳山水之勝目所未覩埜歸必能畧言之意欲老兄一來又不能辦人去取已屬平䦨恐可借僕馬一來甚簡便也

一出又半月臨出城值石𡨴與順之擇之更一二朋

友来遂留兆巖兩日同途至建陽而别匆匆急欲歸奉祀事故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聚亦苦人多不得子細講論未覺有深益也寒泉拜掃須在後月五六後事畢即上廬山遣人相報幸為一來前嘗有書與小僧說令奉白及此春雨種植少竹木亦道欲遊之意胡為乃不達此意耶更有一小詩謾録呈山頭如有功役可及吾人在彼指撥了之為佳小僧稍知向前否更望提耳痛敎告之也作文之病時偶論及此耳欲稍

加潤縟亦不難但亦使急性不得恐愈草率耳

橫渠集告付下婺州用川本刊成欲寄此令補所無也

僧皃云伯恭說所選之文取其備衆體或疏通或典重

或寬或緊或反復曲折耳

陳法雖精而旗鼓如此得無有誤三軍耳目耶甚可笑

也或問寫本已檢得令納上告令寫訖便附下恐又有

差互要此作底也

到三山見膚仲煩致意所囑文字昨在五夫已為具草

歸来一向擾擾又縁卜葬未定心緒紛亂不暇整頓幸
且體悉向後若得工夫即為改定寄去不然不須等俟
送終是大事此是浮文自古未聞有無銘而不葬者切
不須等俟也見趙南紀亦煩致意
所喻謹悉恨未得登山以觀瀲灧深碧之地宅非所及
也太極文字儲宰云已録寄并其書及中庸或問下册
小簡皆往何為今尚未到一哥所寄集畧便令對讀旦
夕納去不及别作答也封牌所喻得之但不見三書之

意不知改之為三如何留疏偽學以上下文考之正謂

永嘉耳

中庸章句比畧修定不知可旋刻否如欲之煩二哥帶

寫白人来

詩傳中欲改數行乃馬莊父来說當時看得不子細只

見一字不同便為此說令詳看乃知誤也幸付匠者正

之便中印一紙来中庸必已了矣

後山米事若為鄉里之計實為利便但為身謀則吾人

今日是何等時節運氣而可為此耶若必欲為之亦須先踏逐得能負荷得底人一以付之而吾無預焉乃為庶幾不然則徒使呫呫者得動其喙區區相愛之深不敢以此奉贊也

示喻筮法如此甚平正簡便不知何故本法却不如此恐别有意指也試更推之如何（恐在老者陽多陰少則終為陽者少在少者陰多陽少則定為陽者亦少乃陽貴陰賤吉少凶多之意不知如何）小學誤字再納去數紙封面只作武夷精舍小學之書可也

旋暈之疾正當靜養所需儀禮殊非急務且其本只兩卷餘是先人點其後乃其續點比更欲詳考則已憚其字小而不敢讀矣恐亦不能無誤不足傳後也細民艱食焦熬奈何氣象不佳令人不知措身之所不謂事勢急迫至此也

王朴不知變律之法而自中呂再生黃鍾則固不得不為黃鍾之半以為清聲矣但今變半等律亦生於極其本則十三弦者皆黃鍾耳蔡宣等事取其一切果斷為

賢於令之謬政耳豈以其為可法哉

某見治再祠之疏未能得了更三五日方得遣人此請度必可遂憂世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忘然綿力薄材了得甚事不如且跧伏過此殘生也

印書之舉不謂末流之弊一至於此但當速去無可疑者必不可轉則直捐之耳平生無所不捨而眷眷於此耶要之范六丈真聖人也

章丈敦勸之意甚厚得伯恭書亦云爾但冒恩重疊前

後相妨如擔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擔不起者自知之耳若辭不得勢須别作出場不可又似前年喑默而冒受也

昨日之别令人黯然然覩賢者處之裕如又足强人意也不審晚間便發程否前途千萬加意調節言語諸事更宜謹密飲酒戲笑皆宜切戒歸来便覺有相窺伺者次第恐亦不免久當自知之一書至直卿亦煩為託周幹附去或遞去前日亦忘此可見昏冋也昨日二尺短

者是周尺長者是何尺耶是景表尺否皆望批諭

自奉别後惘惘至今不能忘於懷計行已過杉嶺不審道間為況如何武陽曾少留否既不登車只得緩行無傷吾足乃佳耳一路皆有知舊必不落寞但恐却有應接之煩耳某幸無它諸生既来遣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禍害亦非此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講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人可告語殊憒憒𠔃懷仰耳至舂陵煩為問學中濂溪祠堂無恙否某向有一祝版亦不知在與不在

因風語及也
別後只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況足以爲慰但至今尚未聞到舂陵信深以爲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三哥子陵一一安佳其足疾前日幾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没没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忘之但方此齟齬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泯没不得近看他人所説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

日與元善相處曾説到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説也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瑞只説得黄鍾一均内最上一弦而遽欲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豈不信哉

昨州兵之歸得書知已到彼足以為慰僦居寛廣物價廉平足以度日此外想無他撓高懐所處亦無適而不安也趙守得書甚留意寺居雖有約束然遠郡荒僻舍

此則無以待賔旅往往亦不能一一遵守項在南康此寺常為容館若自遠嫌不欲居之則亦無害更託人宛轉白之使知曲折可也翁丞便是德功丈之孫否耶渠向來坐事乃蒙來見囑力不能及之想未必不見訝也禮書附疏未到已與一哥說不若俟斷手後抄之令只寫得一截無疏尤不濟事也三哥為況如何想不廢讀書作文比之家居更省應接當日有新功也此間塊處有疑無所講殊覺憒憒

昨因見人說琴無歸著謾疏所疑得數千字欲寫奉寄而昨晚一哥方報今日便有人行遂不暇及當俟後便也或有鄭尚明琴史十餘卷緊要處都不曾說著只是閑話耳其書亦是集古今人所說乃止如此是凡事不曾有人理會到底也以法言之亦當用旋宫法但恐以諸短律為宫則弦不惟不可彈亦不可上矣故或說琴只用黄鍾一均似有此理然又只成隋文帝何妥之樂可笑耳可預考之俟寄所草去求正也頃奉記後辱惠

書具聞動息足以為慰居夷當已成趣但能素位而行亦何入而不自得也但聞三哥不快甚以為念計今當已向安矣覺得渠書中語意似放未下更當有以開曉之也琴說納呈幸為訂其繆子細見喻更有一圖無人畫得大率與候氣淺深同是一法第一弦尤可見其下諸弦乃遞償向上取聲耳精舍已空眼前朋友亦不長進只前日永嘉一二人來稍可告語今已去矣參同契更無縫罅亦無心力思量得他但望它日為劉安之雞犬耳

到此見人說趙守家人歸云自始至投館光孝西寺僧自言於官云此人長大恐不能制遂移它處此必戲語可發一笑也

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為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趙守易地後來者不相識元善必已報去矣賤迹復挂彈文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問易通亦一幸也律書序客中不暇檢尋須俟還

家即為整葺後便奉寄也

三哥所苦痁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着頭緒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間中些小疾疢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得破把得定則外物之來終不能為吾患矣所諭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趙守長厚乃遽定適新佚聞是黃門之後但無人識之不知又如何若得其有家法恩舊事必能善視還客也

所需律序乍歸未暇檢尋舊本旦夕得之即寫本寄去鄙意但能說得有所據依而非蹈襲之意它不能有所發明也禮書未附疏本未可寫以見喻再三恐亟欲見其梗槩已取家禮四卷并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其後更須年歲間方了直卿又以憂歸前日到順昌弔之渠云歸安葬畢却可與履之兄弟大家整頓也琴說向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比舊似差明白

近至政和見陳廷臣朝老崇寧間以布衣上書論事謫居舂陵作詩甚多亦有佳句陳乃政和人議論鯁切不易得也不知彼中尚有其蹤跡否昨附去琴說有一圖說遂弦五聲者此却失了元本煩三哥爲檢錄來只依元本濶狹界行填注不須更寫前後說也

精舍閴然時有一二亦不能久法罷固不敢望其能依人口說着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嘆也間亦自思此理人人有分不應今日獨如此難啟發恐亦是自家未

有為人手段無以副其遠来之意甚自愧懼耳吳伯豐在後生中最為警敏肯着實用功近年說得儘有條理乃不幸而蚤死死後聞其立志守節不為利害移奪尤使人痛惜也汝玉彥中乃能相念如此甚不易得得楊子直書亦奉問但似云不敢相聞前日答之不曾入題只云小時見趙忠簡李參政諸公在海上門人親舊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澹菴猶日與知識唱和往来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捡捕而盡殺之葢自有天也以此知人

之度量相越其不啻九牛毛既可嘆惜又可深為平生眼不識人之愧也周純臣頃有一書託直卿寄之而不能達却持以歸令再作數字并附去奉浼能為轉寄幸甚然須有的便乃可遣也陳廷臣在營道不久故人少識之然見其詩亦頗跌宕想亦以此不為人所敬耳别幅所示郡中諸賢聞之不勝悚歎趙守篤老静退子弟皆賢誠不易得其名謂何幸批喻也歐陽君回書幸達之楊安諸公恨亦未之識幸各為致意也張船似亦畧

曾相識王參政早歲休官泊然無求於世而晚為秦檜所用傷害忠賢助成凶虐以此得罪於清議朱衣道士諄諄之誨豈無意耶此語家之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後之行此而壽考乃啐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葢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耶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来此必寄去矣校得頗精字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教外别傳一句耳前書亦嘗奉扣弦望之説不知然否近因再

看又覺主驗明白因来更望詳以見告也若来喻所謂非
入静不能見者此實至要之訣但人為擾擾不能一意
向裏涵泳三琴圖此亦失却舊所畫本旦夕得暇當令
在子更依俟氣說畫出續寄去也禮書前卷已有次第
但收拾未聚後卷則儘欠工夫未知能守等得見此定
本全編否耶楊簿竟如何江西士人不患不慷慨但於
本領上多欠工夫耳湯宰所編黨人遺事若曾傳得幸
畧見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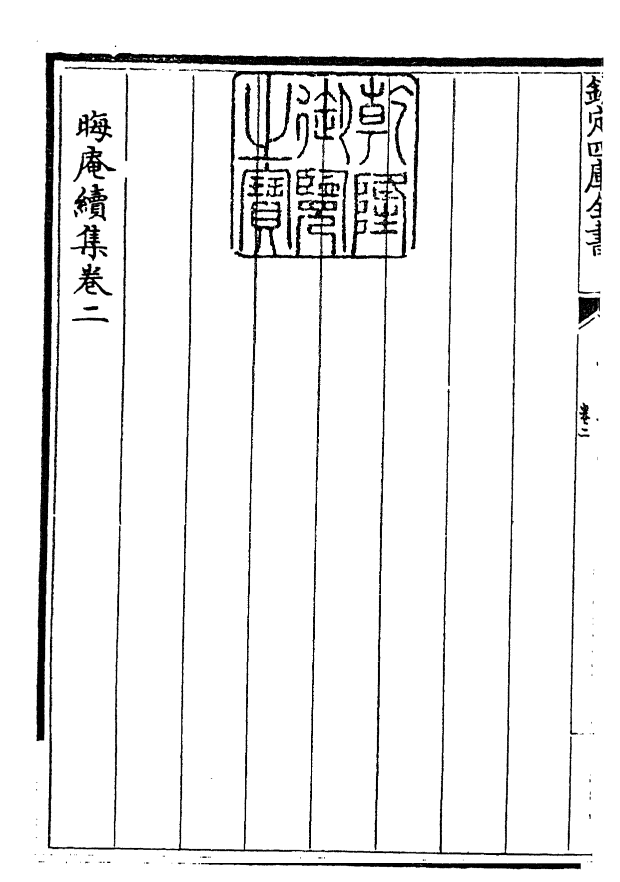
前日丘仲高行後尋得律書序草今畧修定又適有彦中處便人過門因附以行度必先丘子到也年來精力衰退文字重滯無氣燄此又是三五年前者今日亦做不得矣宂所欲言畧具前書其不能盡者亦非此所能盡也序中恐有未是處更告詳細點檢一一見喻不敢憚改也自餘千萬自愛為禱

客中得一二同志早晩講論想亦不覺度日也近報今臺諫侍從集議赦條前此未嘗有此豈欲大施沛宥盡

釋纍囚也耶但在我者只得為久駐之基耳諸朋友所
讀何書其所講論亦有可示及者否比自城歸後學館
一空亦自省事閒中却自看得少文字但昏忘日甚過
眼輒不復記覺得不是讀書時節只好閉目靜坐耳琴
說前已寄去後又寄改定數字不知已到未律書序亦
附草本去因有回便幸喻及可否也
周南仲竟不免近日方見報行章疏甚可笑也蘱守已
屬計臺矣三哥不及别書想閒暇儘得讀書作文也參

同契一哥已下手刻版矣轉看轉曉不得
霈恩曠蕩未聞施行而留趙四公存沒之恩皆格不下
未知賢者去住復何如計高懐必有以處顧舊山朋遊
未得遽承晤徒爲恨耳諸喻已悉偶連日脚氣上攻今
方少下而右拇緩弱不能握筆又亟欲上五夫力疾撥
冗附此數字似聞有類聚討論之㫖仍有期限然則不
過中春亦須見得果決若便歸得何其快也
似聞從游之士日衆其間當有可與晤語者則爲況亦

當不至落寞句呈免與不免本非所較康節先生所謂打乖正謂此也一哥兄弟亦自識道理曉事勢凡百忍耐不至有他此間如封贈奏薦皆不敢陳乞元善遣使請祠已至都下聞劉趙徐呂之報亦復縮手平生謾說隨時之義只是傳聞想象今日始是身親歷過與口說不同想亦深得此味也



晦庵續集卷二